



人生入秋,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:

“呀,你怎么也有白头发了?”

听罢笑而不答。偶尔笑答一句:

“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。”

就这样,嘻嘻哈哈、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,开始渐渐下坡来。或者再努努力,往上登一登。

对镜看白发,有时也会认真起来: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?为了什么?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,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——那次同母亲聊天,母亲背窗而坐,窗子敞着,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,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,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,是一根白发!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,却不肯倒下,好似对我召唤。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,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,这是多可怕的事啊!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。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,问我,用力想托我起来,我却紧紧抱住母亲,好似生怕她离去……事后,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。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,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。如今,母亲已是满头白发,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。那种人生感,那种凄然,那种无可奈何,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到树枝上去……

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,叫我帮她染发,我心里一动,怎么,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?我瞥一眼她的头发,笑道:“不过两三根白头头发,也要这样小题大做?”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,我惊讶了,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样多的白发?我竟如此粗心大意,至今才发现才看到。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,才迫使她动用这遮掩青春衰

白发

冯骥才

悦读经典



退的颜色。可是她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,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?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、侃侃而谈中,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?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茹苦含辛的生活所致?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?还是那件事……几乎伤透了她的心,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?

黑发如同绿草,白发犹如枯草;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,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、凄凉的、枯竭的颜色。我怎样做才能还给她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?我急于把她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。她却说:

“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?”

我一怔。赶忙用眼皮噙住泪水,不叫它再滴落下来。

一次,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她,请她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。这一染,居然年轻许多!谁说时光难返,谁说青春难再,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。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。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,而且这时才知道,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,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。

叶朗:“造成一种新风气”

记者:您平时的生活是怎么安排?阅读方面有什么喜好?

叶朗:每天下午临帖、练字。《参考消息》《北京晚报》……我订了很多年报,后来只保留了《参考消息》。

记者:研究美、推广美,您可谓不遗余力,除了《中国小说美学》《中国美学史大纲》等学术著作,您还编选了《中国文化读本》《文章选读》等,且重要内容还用黑体字标出,用心良苦。为什么一定要亲力亲为编选,能否介绍下分类和想法?

叶朗:书店里有很多文选。主要是两类。一类是抒情散文,如《梁实秋散文选》《林语堂散文选》,等等。这一类文选的缺点是面太窄,我们平时写文章并不限于抒情散文。还有一类是《大学语文》的读本。这类读本多数是按文学史的线索,从《诗经》开始选,诗歌、小说占了很大比重,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先秦的文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。这些文章对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当然很有帮助,但对学生写文章的直接帮助似乎不大。《大学语文》的读本不应该编成文学史读本、人文读本、文史知识读本,上世纪40年代朱光潜先生曾写文章说过这个道理。《文章选读》区别于这两种文选,选的文章从类别上说面比较宽,不仅有抒情散文,还包括学术论文、各类评论文章,短论、杂感、游记、风俗画、知识小品、人物回忆、艺术鉴赏、书信、讲演辞,等等,因为我们的大学、研究生、教师、研究人员和各级公务员,都要写学术论文和各种评论文章,也要写其他各种类型的文章。所以《文章选读》主要选我国现代作者的文章。古人的文章和国外作者的文章也少量选一些,主要选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文章和某些富有启发性的文章。

记者:宗白华先生的若干著述中,您选了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,为什么看重这一篇?

叶朗:有些文章,我当年读到时留下深刻的印象,这次把它们找来重读,我的感觉有些变化,感到深度不够,或者厚度不够,好像经过风吹日晒,它们的光彩变得暗淡了。这使我体会到,在多数情况下,文章会有时代局



叶朗,著名美学家,北京大学哲学教授

限。时代变了,它们不再吸引人了,不再激动人了。当然也有文章经得住风吹日晒,它们有一种超时代的价值,有一种超历史的美。宗白华先生的这篇读书札记,已经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经典。文中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,从心灵的创造作用阐释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,帮助人们捕捉到中国美学思想的核心和亮点,多少年来一直启发学者们的思考,所以把它选进去。

记者:为什么您这么重视文风?

叶朗: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来说,是要“造成一种新风气”。我想提倡的文风是简洁、干净、明白、通畅,有思想、有学养、有情趣。根据这个标准,“五四”以来一些在我看来最能体现这种文风的前辈学者的文章,特意多选了几篇。希望这些著作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加深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,注重拓宽自己的胸襟,涵养自己的气象,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,培养健康、高雅、纯正的趣味和格调,写出好文章。

记者:在《文章选读》的最后,您还开列了一个《延伸阅读书目》,其中之一是朱光潜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。这部作品在其中有何特殊性?

叶朗:我从如何写好文章的角度推荐了12部经典著作和名著。这个书目我在20多年前就开列出来了,

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,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。任你怎样去染,去遮盖,它总是一茬茬涌现。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的顽强。挡不住的白发啊!

开始时精心细染,不肯放掉一根。但事情忙起来,没有闲暇染发,只好任它花白。染又麻烦,不染难看,渐而成了负担。

这日,邻家一位老者来访。这老者阅历深、博学,又健朗,鹤发童颜,很有神采。他进屋,正坐在阳光里。一个画面令我震惊——他不单头发通白,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;在强光的照耀下,蓬松柔和,光明透彻,亮如银丝,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的,真是美极了!我禁不住说,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,现在的我,染和不染,成了两难。老者听了,朗声大笑,然后对我说:

“小老弟,你是挺明白的人,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?孩童有稚嫩的美,青年有健旺的美,你有中年成熟的美,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。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——春天葱茏,夏天繁盛,秋天斑斓,冬天纯净。各有各的美感,各有各的优势,谁也不必羡慕谁,更不必模仿谁,模仿必累,勉强更累。人的事,生而尽其动,死而尽其静。听其自然,对!所谓听其自然,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。哎,我这话不知对您有没有用,小老弟?”

我听罢,顿觉地阔天宽,心情快活。摆一摆脑袋,头上华发来回一晃,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。

冯骥才,1942年3月25日出生于天津市,祖籍浙江宁波(今江北区慈城镇)。中国当代作家、画家、社会活动家。

这次重新做了增删,重新写了内容简介。朱光潜先生的《文艺心理学》当年出版时曾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,大家争相阅读。朱先生的书,既有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,又写得明白通畅,既有很强的理论性,又有很强的趣味性,令人读起来难以释手。

记者:您写了一系列具有影响的《红楼梦》研究文章,出版了《“有情之天下”就在此岸——叶朗谈〈红楼梦〉》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《红楼梦》的?

叶朗:中学时候就开始读。我要研究《红楼梦》,就要先研究《红楼梦》评论。我对脂砚斋的评点也有细致的研究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,同时又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。如果把《红楼梦》细读一遍,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,而且可以极大地提升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。单从文章写作的角度看,《红楼梦》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作家李准说,“学习写作的人必须熟读《红楼梦》”,所言极是。

记者:您曾写过一篇短文叫《说不完的〈红楼梦〉》,称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为“意蕴”,而不是“意义”。您怎么评价《红楼梦》的“意蕴”?

叶朗:《红楼梦》的意蕴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《红楼梦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。第二个层面是《红楼梦》的悲剧性。我认为《红楼梦》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,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要被毁灭的。曹雪芹的审美理想是肯定“情”的价值,追求“情”的解放,他的《红楼梦》就是一部“有情之天下”被吞噬的悲剧,是一部“冷月葬花魂”的悲剧。《红楼梦》的第三个层面是《红楼梦》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:对人生(生命)的终极意义的追问,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。这是《红楼梦》意蕴中的形而上的层面,是一个最高的层面,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不被人注意的层面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